

屯門有路何愁遠



HK人與事
黃秀蓮

屯門，真遠在天涯之嘆。然而西鐵興建之後，呀，此際，由港島東，馳金鐘，拐紅磡，奔屯門。地鐵疾走，車行如箭，十足古代西域的驃騮快馬，驍騰橫躍，爭先奪路，「風入四蹄輕」，西邊風景立地地拋她後面。一站一站廣播聲揚起，到站，門啟門合，都在瞬間，正好稍解我急於探病的焦慮。市鎮開拓，不少高樓拔地而起，挨肩靠背卻未必難犬相聞，窗外偶有田園風光，一片綠油油映在午後斜陽。我覺察到自己有點緊張，緊張委實於事無補，臉容繃緊反而影響病人情緒，便連忙放眼望向遠方。

不過一句鐘多一點，即達終站前一站兆康，腦海浮起地圖，千里之路，從東往西，更要跨海，本應兼程，顛簸於途，如今忽然輕捷，驃馬馳騁，無遠弗屆就把我送到位處西端的屯門。未及讚嘆，電梯不過一層，直降地面，輕鐵站赫然十步之外。西鐵轉輕鐵，竟在咫尺之

近，方便得沒親眼看見實難想像。一輛輕鐵剛好抵站，乘客進出，架空電纜下一抹銀影倏然掠去，旋即駛來另輛再另輛，驛站走馬，頻來密往。輕鐵或一卡，或鉤子再拖一卡，似當年電車，指導員立黃線外慇懃提醒上車位置。原來兆康乃大站，雙軌雙向，貫通東西，連接南北，車頭三位數字顯示了多條路線，支流密布，把乘客送往方圓之內，我這遠客為之眼界大開。

赴屯門醫院只一站，隨人潮踏過窄窄路軌，僅二三十步已至彼邊醫院大門，路程短短，設計可謂精心。躺臥床上的好友，吸着氧氣，依舊談笑自若，不改中樞氣度，我略略寬心。先問病，再聊天，盤桓良久了，只怕病人疲累，終於告辭。

上車拍卡橘色機，下車拍卡綠色機，沒有旋轉開口的輕鐵另有收費方法，八達通則五行無阻。在陌生環境我顯得格外留神，把方向、付費、病床資料等緊記，其實，只要心意所至，即使跋涉也會不辭，更何況香港的交通網絡如斯緊密便利。洪水橋幼年曾訪，天水圍尚未一遊，深信「所向無空闊」，「萬里可橫行」。

往昔採石場 今日足球場



柳絮紛飛
小冰

「你們主要想看建築還是球場？」預約的導遊到了，他問丹曦。

「看建築，順便看球場。」丹曦說。

葡萄牙的布拉加市政球場，是建築師普利茲克獎得主 Eduardo Souto de Moura 的作品之一，在附近四十分鐘車程以外的地方，還有他設計的阿馬雷斯修道院旅館，都是建築師們心中的到訪之地。

乘電梯而上出玻璃門，一邊是陡峭的山崖，另一邊是紅頂白牆的南歐建築景觀，腳下是建在採石場上的足球場。球場可容納三萬觀眾，東西兩側是看台，兩端球門的外圍一邊為空地，一邊為山崖絕壁，絕壁上掛着一個巨型屏幕，便於播放賽事。

我注意到東西看台之間的尊卑之別。東看台供主場布拉加球隊的球迷使用，看台與球場之間沒有遮掩物；而供客隊球迷使用的西看台，面前卻有一大張透明網，用以防止球迷扔東西。

更衣室的規格也顯然迥異。主場更衣室的裝修講究，牆上貼着各種激勵人心的必勝標語。但是客場更衣室就簡陋了，啥都沒有；愛國、愛家、愛自己的情感，表達得直接。

「偶爾，主場的更衣室也安排給客隊使用，不過要事先遮蓋這些標語，避免客隊隊員受到鼓勵。」

那個導遊的講解，也無顧忌。足球是葡萄牙人的靈魂，他們極度看重成績。

這個國家的每個小鎮幾乎都有一支足球隊，無論水平高低，不在乎輸球還是贏球，當地人都引以自豪，無條件地理解和支持。布拉加足球隊是布拉加人的驕傲，獲得過兩次葡萄牙盃盃冠軍，三次葡萄牙盃冠軍。

是足球場，也是體育館，還是遊覽觀光地。展覽館裏，獎盃陳列得滿滿當當，導遊介紹球隊的輝煌歷史，展望球隊的發展前景。他說，當地人不一定知道市長是誰，但是一定熟悉球隊的明星隊員，以及他在球隊的角色。

布拉加球場是歐洲足聯的「四星級球場」，為二〇〇四年歐洲盃而建，是歐洲的賽區之一。那年，C 朗在此第一次參加歐洲盃，他遺憾球隊在決賽中輸給了黑馬希臘。

以崖壁為依託，用炸藥開山鑿石，把石頭當材料。建球場，當年光是搬運石頭，就用了一年。布拉加球場突顯自然環境的地貌美，它謙卑地隱藏山間，以老者的風韻淡定地發揮自己的功能，是一座最具自然界厚重感的體育場。

跟着建築師看建築，關於這個球場，丹曦給我們補充了一些網上查不到的資訊。那天我還學到了建築學詞彙「伸縮縫」，即建築中，一條用以平衡地面受不均衡的縫隙，例如因觀眾人數多少的懸殊造成的不均衡壓力。

變身的老蠶房



如是我見
朱昌文

蠶，可說是一種偉大的昆蟲，牠吐絲結繭，成為絲綢的主要原料，在人類經濟生活及文化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。家蠶是由野蠶馴化而來，在中國已有超過五千年的歷史。從考古學家在吳越地區發現的絲綢實物來看，在五千年前的江南地區就有養蠶業。相傳早於公元前三千多年，黃帝的妻子嫫祖就開始「養蠶取絲」。中國絲綢歷史悠久，漢代已經出現把中國絲綢運銷中亞和歐洲的「絲綢之路」，其後再有由福建和廣東出發的「海上絲綢之路」。

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勢平緩，河網縱橫，溫暖濕潤，是傳統的魚米之鄉和適宜養蠶區域，特別是合稱「南番順」的南海、番禺、順德三個縣都是以「桑基魚塘」生態模式聞名的富庶地區。這種獨特的生產模式就是利用魚塘養魚，塘基種桑，桑葉用來餵蠶，蠶糞用來餵魚，而塘底肥沃的塘泥取上來又可作為桑樹的肥料，如此循環利用，便收到「兩利俱全，十倍禾稼」的經濟效益。

筆者出生於南海的九江農村，幼時看到許多村民養蠶的情景，至今未忘。記得村裏有不少房屋都用來養蠶，走進屋裏，看到忙着給蠶兒餵桑葉或是繅絲的多是婦女。屋裏周圍擺滿用竹片編織而成的蠶床，上面布滿無數的蠶蟲，牠們蠕動着多節的軀體，不斷地啃食桑

葉，發出輕微的聲音，好奇的小孩子們都會看得很有興趣。對我來說，最有興趣的還是品嚐蠶蛹的美味，母親常用豆豉蒜頭加薑蔥辣椒爆炒蠶蛹，香氣四溢，這個地道菜式，最能令我們吃飯時胃口大開。

養蠶業是一個需要消耗大量勞動力的產業，蠶兒基本都餵食桑葉，因此要用很多土地去種植桑樹。據統計，三萬條蠶在食用了一噸桑葉後，大約只能產出五千克的生絲，因此在很長一段時期，絲綢都是一種名貴的紡織品。由於絲綢質料柔軟、強韌以及艷麗，深受人們

《星際博物館》



市井萬象

廣東美術館正在舉行展覽「藥方——張平、黃大有、阿籽奶媽三人展及弘十四」。展覽以「藥方」為題，分為「藝術雜貨舖」「簡單畫畫」「物見」「從湖之海」四個部分，展出三百餘件作品，將視線聚焦於藝術創作的精神價值及其療癒屬性，期望可以在後疫情時代，引領觀者去感知藝術創作的怡然與自樂，體悟簡單純粹的精神治癒。

圖為黃大有《星際博物館》裝置吸引參觀者拍照。

中新社

風物的善意



君子玉言
小杏

似乎突然間環路隔離帶上擠滿了月季花，凌厲飽滿，毫無心機地綻放，單純又大方。紅的粉的白的，大大的花朵有如小孩子的頭那麼大。

這花來得讓人猝不及防。儘管人人都知道，五月的北京正是月季花季。但每次好像都沒有序言，沒有鋪墊，昨天還好好的綠葉呢，一夜之間華麗麗的大工筆大寫意，濃彩淡墨，一路花廊。護欄也擋不住，花朵越長越高，衝上了天。

轉彎的綠島，立了幾個拱形欄杆，月季花長成了半月形，一彎一彎的花廊，在行道樹嫩嫩的鵝黃綠襯托下，格外「靚仔」——每路過這片綠島，我都覺得像來到一個婚禮進行時。

這個春天十分詭異，氣象千變萬化。人說的四季如春，成了「春如四季」——驟冷驟熱，忽然十五攝氏度，忽然三十五攝氏度；驟晴驟驟，昨天還小雨潤涼，今日突然沙塵蔽日。話說着月季語音未落，明天再次狂風大作。把人搞得不知所措，每天問 AI：「小度小度，今天的穿衣指數」。不過自己的體感與 AI 建議的總是有些差別，小度好像更注重「寧勿勿凍」，它建議的穿衣指數總是偏多，適合老人。

花才不理那一套，你變你的，我開我的；你說你的，我開我的。花想開花，誰都擋不住。辦公樓院子和屋頂，家門口的綠化帶，統統都是月季花笑哈哈的大臉——不久前，她們還是枯枝瘦條，一片葉子都沒有，讓人感覺快不行了，瞬間就生機勃勃——這個鬼頭鬼腦的月季，真是「狡猾」極了！那些大槐樹雖然同樣經歷枝枯葉榮，但那蒼勁的虬幹啥時候都看都惹不起，月季則演示了生命的智慧和韌力。

世間萬物，聰明善良的風物大有「人」在。

月季花此時的綻放，既是生命的證明，也是對雨露四時照拂的呼應。太陽年復一年守着信約，大老遠從南回歸線奔波而來，咱們能不回應一下嗎？這些風物，最有契約精神，最有信譽，最懂欣賞，最懂禮數回應，你有溫暖我有笑

容；你有雨露我有挺拔。默默地滴瀝湧報，一年又一年。儀式感漫天遍野，又悄無聲息。

生活在四季分明的地方，這種體驗特別深刻，也格外珍惜。

四季常綠的香港，也時有驚艷一瞥。

夜裏從摩理臣山游泳館游泳回來，頭頂咄咄一聲挨了輕輕一記——抬頭一看，附近官立小學院裏那棵不起眼的樹，怎麼就掛滿了碩大的木棉花呢？紅紅的大花瓣啾啾啾啾掉，有聲有色，有不經意的頭頂輕輕一叩。中環香港公園也有幾棵巨大的木棉樹，背襯高樓大廈，拍照很有感覺。粵菜有用木棉花煲湯，可使脾祛濕、活血化痰。

坐叮叮車返工時，路過盧押道電腦城，有棵黃花風鈴木，坐在電車二樓，幾乎伸手可摘花瓣。銅鑼灣維園與世貿中心之間，有一片酒吧或料理店，其中一條空寧街，行道樹中也有幾棵黃花風鈴木。這傢伙也是，開起花來猛烈迅疾，不聲不響地，三月底突然開了，過幾天突然不見了，又混然於眾樹之中。這些花期短的花木，可能就是因為花壽短暫，所以綻放時盡到最大的誠意，告訴人們、告訴陽光：你來了，我在！我在！

花草在與陽光互動上也有角色分配。合歡花、扶桑花、雞蛋花，都是不捨晝夜四季不停地開。只要陽光在、溫度在，她們一直陪着。



◀五月京城月季盛開。

作者供圖

喜愛，往往供不應求。

近年隨着全國實行城鎮化的迅速發展，「南番順」地區的魚塘數目和耕地面積都大幅減少，以我的家鄉九江來說，早前回去看到，往昔遍布周圍的魚塘桑基和蔬菜田地，今天大半都消失了，變為街道和各類美輪美奐的高樓大廈和商場、住宅等，與印象中的鄉村風貌大大變了模樣。時代巨輪不斷向前轉動，人們對以往一些事物的消失，感情上不免會感到有點悵然，但從積極的方面去着想，舊貌換新顏，發展畢竟是好事。



◀九江「大蠶房」農家菜館外觀。

作者攝

曾經蓬勃一時的九江養蠶業，現時仍保留了過百間完好的古舊蠶房，地方政府近年着力進行修繕活化，結合鄉村振興、餐飲美食、文化展覽等元素打造成各有特點的「蠶房網紅打卡點」，成績逐漸顯現。

在逗留家鄉一周期間，我先後光顧過三家由老蠶房改造而成的特色餐廳，印象頗佳。第一家踏足的是位於下西社區大伸經濟社的「大蠶房」農家菜館，這菜館佔地約五百平方米，青磚建築，裝飾古色古香，共有約十間相連的房，每間房可容一大桌人就餐。這菜館以經營九江和順德傳統特色菜式為主，包括爆炒蠶蛹、釀鮫魚、蒸魚腸等，色香味俱佳，品嚐時童年舌尖上的回憶就在腦海浮現。

第二家光顧的是位於下西五約文化樓旁的私房菜館，有三間蠶房，面積合計約八百平方米，是一家成功打造成為具有園林特色的高檔餐廳，我那天光顧時，看到顧客很多，座無虛設，成為九江新的「網紅打卡點」。

第三家光顧的蠶房餐廳新開張不久，位於下西太平村，是被尊稱為「朱九江先生」的晚清大儒朱次琦的出生地。餐廳附近有一座於幾年前建成的朱九江先生紀念公園。進餐時與餐廳老闆聊聊這位受人尊崇的祖輩的事跡，是否尖外的收穫。